

# 再论现代中东地区格局的百年变迁

黄民兴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127)

[内容摘要] 1900 年以来中东地区格局的变迁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900—1920 年, 传统地区秩序的解体时期; 1920—1947 年, 欧洲殖民秩序的兴衰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基本形成时期; 1947—1979 年, 冷战与中东民族主义的高涨时期; 1979—2011 年, 经济与政治转型时期; 2011—2022 年, 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20 世纪以来中东地区格局变化具有如下特点: 随着第一次大战后帝国体系的崩溃和哈里发制度的解体, 中东丧失了近代全球政治的主要玩家之一的地位。第一次大战后中东的地区格局进一步碎片化。中东丰富的油气资源对中东地区格局及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东的泛民族主义对地区和亚洲大陆的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东的社会发展特点影响了本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和地区格局。中东错失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机遇, 多数国家的经济面临着各种问题。中东国家之间矛盾重重并产生严重影响。当代中东再未出现实力雄厚的稳定的核心国家。三大一神教, 尤其是伊斯兰教对中东格局保持了持续的影响力。中东成为世界上反西方情绪最为强烈的地区。中东从不同层面对外部世界维持着重大影响。20 世纪以来, 影响中东地区的外部势力经历了重大变化。

[关键词]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3)02—0110—15

DOI:10.16225/j.cnki.wgwtj.2023.02.006

本文旨在探讨 1900 年以来中东地区格局的变迁, 其影响因素包括本地区国家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和外部力量对中东影响的变化。<sup>①</sup>

本文所探讨的“中东”包括整个西亚地区(含最东边的阿富汗, 但也有不少有关“中东”的定义不包括阿富汗)和北非的埃及。事实上, 虽然“中东”(the Middle East)的概念出现的时间比较早, 但其真正开始流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战期间英军的“中东司令部”和美国的“中东供应中心”均设于埃及), 而此前欧洲人主要使用的是“近东”(the Near East)。“近东”所指范围是地中海东岸地区, 基本上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重合, 即包括了西南亚(东至波斯湾)、巴尔干地区和东北非(埃及和利比亚)。由此观之, “近东”一词大体上是与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吻合的, 而当时奥斯曼、波斯和阿富汗三个决定了中东北部和西部、东部界限的国家领土大大超过二战后的中东, 因为 19 世纪的殖民侵略剥夺了三国的大片领土: 在北非, 法国夺取了奥斯曼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 英国控制了奥斯曼的埃及

[收稿日期] 2022—01—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多卷本)”(编号: LSYD21021)

[作者简介] 黄民兴,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东史。

① 笔者曾在《中国与世界》第六辑发表论文《20 世纪以来中东格局的演变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文中共划分了三个阶段(一战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战后)展开论述, 而本文的分期完全不同, 最后的总结也有很多不同。

和塞浦路斯,上述国家在巴尔干半岛支持当地的基督教民族(塞尔维亚、希腊)脱离奥斯曼的统治实现独立或自治;在西亚,俄国夺取了奥斯曼、伊朗和阿富汗的部分领土,英、俄背着中国瓜分了帕米尔的西部土地,确定了阿富汗的北部边界。由此,奥斯曼开始失去它的左膀右臂(北非和巴尔干),在北非仅保留了利比亚和埃及(后者名义上作为奥斯曼的领土),伊朗和阿富汗也失去了北部的大片领土。不过,上述三国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君主制度,直到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才正式崩溃,伊朗建立了巴列维王朝,阿富汗实现了独立,英法的委任统治制度建立。所以,一战后中东地区的地理版图和政治结构均发生了重大变动,现代的“中东”正式取代了传统的“近东”,尽管这一词汇直到二战后才进入国际政治的舞台。不过,从分析的整体性出发,本文依然以“中东”之名进行探讨。为此,本文把1900年以来的120多年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 一、传统地区秩序的解体时期(1900—1920)

1900年中东地区的传统秩序取决于本地区的主要政治力量和外部势力。从本地区看,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传统的王朝大国奥斯曼帝国和凯加王朝的波斯,尽管它们已经处于衰落中。其次是已经有若干历史的中等国家如阿曼、阿富汗。本阶段中东格局变迁的主要特征为:

其一,欧洲列强控制中东的“大博弈”。英俄是在亚洲大陆展开博弈的主要欧洲大国,它们的博弈有西亚、中亚两个方向。经过激烈的博弈后,1907年的英俄协约划分了它们在伊朗、阿富汗的势力范围,确立了两国瓜分亚洲的格局。两国矛盾由此基本化解,英国与法俄同盟联合形成了对付德国的协约国。1907年,英俄卷入伊朗事务,共同出兵支持国王镇压革命。与俄国存在世仇关系的奥斯曼帝国则加入了德奥同盟,卷入了世界大战。中东因此陷入了西方世界的集团对抗。

其二,中东的传统普世帝国奥斯曼走向崩溃。1902—1910年,欧洲国家鼓动奥斯曼巴尔干地区的马其顿、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民族发动起义脱离奥斯曼,而奥匈帝国则吞并了波黑;意大利于1912年战败奥斯曼之后把利比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作为欧洲政治的传统大玩家、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霸主、陆权兼海权大国奥斯曼帝国在一战结束后宣告解体,中东从此彻底丧失了参与世界政治、维持伊斯兰世界的全球影响和在某种程度上主导本地区事务的资格。一战中,英国军队占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法国军队在战后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从而基本瓜分了奥斯曼的阿拉伯领土。它们随后从国际联盟获得委任统治权。

其三,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建立统一国家的梦想破灭。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力图在奥斯曼属下的西亚阿拉伯地区建立统一国家,但因为英法在一战中的秘密协议(赛克斯—皮科协议)而无法实现。阿拉伯大起义无果而终,领导起义的麦加谢里夫因为随后沙特家族的扩张甚至失去了在汉志的统治权。而委任统治的建立意味着西亚阿拉伯地区分裂为英法主导下的不同的政治实体,连土耳其本土也在一战期间和战后一度遭受了欧洲国家的分割和侵略。

其四,列强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资源。20世纪初,中东发现了石油资源,本地区的战略价值因之明显提高,但它马上就落入了欧洲列强之手。1901年,英国迫使伊朗国王与英国巨商达西签订中东第一个石油租让协定。1908年,在伊朗马斯杰德—索雷曼找到商业性油贮,随后于1909年成立“英波石油公司”。英国殖民者还控制了埃及的石油生产,并与荷兰、德国和土耳其资本家于1913年联合组成“土耳其石油公司”,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生产。

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的形成时期,在新旧秩序的更替中,中东从西方列强不断渗透的传统帝国秩序向欧洲殖民主义主导的殖民体系转变,后者孕育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萌芽,同时也预示了中东政

治分裂的开始。中东进一步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能源供应地。

1900年前,奥斯曼帝国可以说是欧洲国际体系中具有特色的一个地区,尤其是中、东欧多民族帝国体系之一。它参与了一战,处理战后土耳其问题的《色佛尔条约》是凡尔赛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而近代从帝国中独立出来的巴尔干国家成为欧洲基督教国家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一战的结束意味着中东彻底与欧洲脱钩,建立自己的地区体系,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只有土耳其成为两大地区的地理和政治过渡带。

海权大国英国通过委任统治控制了西亚地区的海上战略要地巴勒斯坦、伊拉克,加上原有的海上要冲塞浦路斯、埃及、南也门、阿曼、科威特、特鲁西尔地区和伊朗,构成了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完整的海上交通线,有力地保障了印度的安全,以及对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控制。在陆地上,英国通过伊拉克、伊朗对新兴的苏俄陆权确立了威慑。法国控制了东地中海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巩固了自己在地中海和近东的地位。此外,英、法、荷等欧洲国家也控制了中东的石油——对世界经济和军事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

## 二、欧洲殖民秩序的兴衰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基本形成时期(1920—1947)

1920年中东发生了两件事:协约国的圣雷莫会议召开,决定把伊拉克、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交给英法;协约国主导的《色佛尔条约》签字,但遭到新建的土耳其临时政府的拒绝,意味着凡尔赛体系在中东遭遇挫败。本阶段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欧洲列强殖民体系的建立与苏联进入中东。委任统治的确立使欧洲大国完全控制了中东富裕的新月地带,加上此前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地位的建立(1914)、对阿富汗、塞浦路斯、南也门、海湾地区的控制及对伊朗的渗透,英法两国基本上主宰了中东。美国则向巴林、沙特等国进行经济渗透(石油生产)。二战前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轴心国也通过各种方式向伊朗、阿富汗、埃及等国家进行渗透,挑战英国在中东和南亚的霸权。同时,苏联扩大了对中东国家的影响,它归还了土耳其的部分领土,与独立后的阿富汗签订了条约,并在与伊朗签订的友好条约(1921年)中规定了自己一定条件下可以干涉伊朗的权利。<sup>①</sup>

二是中东现代国家体系初步形成。1924年3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哈里发制的决议,伊斯兰的“乌玛”失去了其重要标志——哈里发。继第一个阶段奥斯曼帝国的垮台标志着中东能够影响世界事务的物质形态的国家消失,哈里发的取消意味着中东在精神上影响世界事务(伊斯兰世界)的手段也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中东国家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了独立,初步形成现代国家体系:(1)通过民族主义斗争迫使宗主国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程度不同的独立,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阿富汗。(2)通过自身努力摆脱原有帝国(也门)、统一部落及其他政治实体(沙特)实现建国。(3)通过独立战争建国(土耳其)。(4)通过内部努力削弱殖民主义,巩固国家(伊朗)。不过,宗主国,尤其是英国依然通过条约、驻军等形式控制着中东许多政治实体。在新月地带的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阿拉伯人自白益王朝建立(945年)以来第一次取代波斯人和突厥

<sup>①</sup> 条约第六条规定,如果第三国企图在波斯领土上通过武装干涉推行侵略政策,或使波斯领土成为武装进攻苏俄的基地,而波斯政府经苏俄告知后仍无力消除这种危险时,苏俄有权派军队进入波斯,采取必要的自卫性军事措施。此规定为二战期间苏军进入伊朗提供了法理基础,直到1978年的伊斯兰革命后才被废除。

人重新成为统治者。<sup>①</sup>

三是本土民族国家构建的启动。上述国家通过不同方式完善政府职能,尝试现代化改革,推进民族认同的发展,如土耳其、伊朗、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同时,其内部的族群问题开始呈现,如库尔德人问题。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则受到了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庇护纵容,与当地的阿拉伯社团发生激烈冲突。民族国家构建也反映在经济上,首先是以各个民族国家为基础逐步建立了新的市场和经济体系,包括统一的货币、银行和关税。其次,各国以往的商人阶层多以少数族群为主体,如基督教徒、犹太人,而一战后形成和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以本土的穆斯林商业精英为代表,完成了与政治上的国家构建相联系的经济精英的阶层替换。

四是西方形成控制中东石油资源的跨国体系。战后,美国资本加入了中东争夺石油的斗争。1927年,美国的新泽西美孚和纽约美孚两石油公司获得伊拉克石油公司23.75%的股份。1928年,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英、法、美、荷股东签订了“红线协定”,规定公司的任何成员不得瞒着其他成员在原奥斯曼帝国用红线标定的边界线内寻求新的石油租让地。同年,七大石油公司(即“七姊妹”,包括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纽约美孚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英波石油公司)签订“维持现状”协定,规定各公司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保持现有地位,不增加生产设备,实行统一油价。这标志着国际石油卡特尔的形成。此后,美国公司分别于1928和1933年在巴林和沙特阿拉伯获得石油开采权。美国还在科威特(1933)、中立区(1939)和埃及获得石油租让权。到1939年为止,美国已控制中东石油开采量的13%。

五是中东的本土区域组织开始建立。1945年,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二战的结束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从西亚正式扩展到北非,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阿盟总部即设于开罗。阿盟对外以反对殖民主义和以色列为旗号,与反苏情绪浓厚的北层国家形成对照。后者与以色列成为中东的亲西方阵营。

六是民航交通的开启提高了中东的战略价值。一战后,民航开始发展,中东由此成为三大洲航空交通的枢纽。荷兰皇家航空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航空公司,成立于1919年,于1924年10月开辟通往印尼的第一条洲际航线,1929年开通前往亚洲的定期航班。英国的帝国航空公司(1939年改名为英国海外航空)开辟了伦敦、中东和印度之间的国际航班。1927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取得了在伊朗全国专营邮政运输的特许权。

本阶段,欧洲大国通过凡尔赛体系肢解了奥斯曼帝国,使中东彻底碎片化,而后以国际联盟的名义完全控制了中东。同时,中东的民族主义开始崛起,反抗欧洲的殖民主义,初步启动中东的民族国家建立的进程。二战前和战争期间,同盟国与轴心国在中东展开了激烈争夺,英法通过对德意的胜利巩固了其在中东的地位,美国则在进入中东石油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大战的结束掀起了中东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 三、冷战与中东民族主义的高涨时期(1947—1979)

本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7年美国出台杜鲁门主义,其主要特征在于:首先,冷战的开始与美国

① 来自波斯的白益人建立了白益王朝后,西亚的政治、军事中心从伊拉克转移到波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已经名不副实,哈里发仅仅是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和宗教领袖。再往后则是塞尔柱人、蒙古人和奥斯曼人先后掌握西亚北非的统治权力。参见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0—113页。

取代英法主导中东事务。1947年5月22日,杜鲁门正式签署《援助希、土法案》。根据该法案,1947—1950年,美国向希、土两国提供6.59亿美元援助。此外,美国也对与苏联发生冲突的伊朗提供了支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苏联遏制政策的实施,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它也意味着美国正式接替英国填补东地中海的真空。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英法彻底从埃及撤出,美国取代其成为西方集团在中东的“第一小提琴手”。同年建立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成为美国建立的包围苏联的条约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意味着中东国家正式分裂为“北层”<sup>①</sup>和阿拉伯两大集团。<sup>②</sup>

其次,中东民族主义高涨。这一时期,一系列国家获得了独立(科威特、南也门、其他海湾国家)。而阿拉伯国家通过1945年建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建立了地区合作。另外一个重要趋势是共和主义浪潮的兴起。1952年,埃及爆发革命,推翻君主制。埃及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1956年,埃及宣布对苏伊士运河进行国有化,并购买了捷克的军火。1958年,伊拉克爆发革命,推翻君主制,同时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1962年,也门爆发革命,推翻君主制,随后发生共和派与保皇派的内战。1963—1968年,阿拉伯复兴党先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上台执政。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上述国家的执政对保守的君主制国家沙特、约旦和海湾国家构成挑战,而1967年“六五”战争的失败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走下坡路的开始。1953年伊朗的国有化运动对英资石油公司造成沉重打击,美国策动的政变恢复了国王的地位,同时美国与英、荷、法资本组成国际财团,接收了原由英伊石油公司经营的伊朗石油部门,美国获得40%的股份。<sup>③</sup>

第三,局部战争频发。首先是作为代理人战争的阿以冲突,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涨相联系。二战后,因同时遭受阿犹反对的英国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1947年,联合国讨论分治方案,方案同时获得东西方的支持而得以通过,但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1948年,英国结束在巴的委任统治,以色列宣布建国,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以以色列的胜利宣告结束。1956年,以色列与英法联合发动对埃及的战争,因为美苏的共同反对被迫停战。1967年,以色列发动“六五”战争,给予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以沉重打击,占领了大片阿拉伯领土。此后,以色列结束了先后依靠苏联和西欧国家的状况,而与美国结成联盟,对抗依赖东方集团的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中东形成代理人战争的局面。1973年的十月战争中,埃及和叙利亚在战争初期打败了以色列,美国在战后开始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埃及此后走上了改善对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关系的道路。

第四,苏联势力在中东的兴衰。土耳其和伊朗历史上与俄国发生过多战,并因此丧失领土,所以存在敌视苏联的民族情绪,在二战中与苏联存在纠纷,加入西方阵营是当然之举。阿富汗在历史上未与俄国发生战争,但丧失过领土,传统上奉行中立政策。因此,苏联的南翼成为它脆弱的“软腹部”。为此,二战后苏联极力试图巩固南部边界,扩大势力,并打破英法的殖民主义体系。1945年,它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拒绝从伊朗撤军,并扶植伊朗阿塞拜疆民族政权和“库尔德人民共和国”,图谋在伊朗获得石油租借权。而且,它还和东欧国家在1947年联合国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中,

① 英国著名的中亚学者、担任过英印政府外交部长的奥拉夫·卡罗(Olaf Caroe)在1951年出版的《权力之井》(Wells of Power)一书中创造了“北方屏障”(Northern Screen)一词。“北层”(Northern Tier)是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提出的概念,指中东北边与苏联接壤的三个非阿拉伯国家,即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它们与苏联存在历史纠葛,因而对西方围堵苏联的遏制战略持同情态度(主要是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立)。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及英国成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为观察员。伊拉克退出后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

② 有关冷战在中东的变化,参见黄民兴:《试析冷战在中东的分期和特点》,《史学集刊》2011年第3期。

③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与西方国家共同投票支持分治。但是,上述计划由于西方国家的抵制遭到挫败,以色列则最终投靠了西方集团。

随着中东共和主义浪潮的兴起和阿拉伯国家对西方组建军事集团的敌视,苏联发现了机会。1955年,埃及购买捷克武器,此举标志着苏联势力大举进入阿拉伯世界。1956年,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并接受苏联对阿斯旺高坝的援助。苏联也与民族主义者执政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也门及中立的阿富汗建立了良好关系。但是,注重自身利益扩张的苏联与中东民族主义也发生了冲突,1973年十月战争后,埃及与莫斯科分道扬镳。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者成为苏联入侵的第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阿富汗战争开启了苏联衰落的进程。

第五,石油战与产油国的崛起。中东产油国从二战后即不断发起收回石油主权的斗争。1950—1952年,沙特、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和巴林先后迫使国内的西方石油公司接受了对半分成的原则,新的分成原则使产油国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在此基础上,沙特阿拉伯进一步迫使阿美公司建立石油标价制度,后者与市场价格脱钩,成为政府征收石油税(占标价的50%)的依据。1960年9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克”)在巴格达宣告成立,成员包括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和委内瑞拉。到80年代初,其成员增至14国。沙特阿拉伯、利比亚和科威特还于1968年成立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1980年共有10个成员国。欧佩克成立后,开展了争取稳定和提高石油标价、夺取标价决定权、实现矿区使用费经费化和部分收回资源主权三方面的斗争,并取得突出成绩。1973年十月战争开始后,阿拉伯产油国展开减产、禁运斗争,有力地孤立了美国和以色列,分化了西方阵营。与此同时,产油国展开了夺回石油主权的斗争。10月16日以后,海湾国家先后两次提高标价70%和120%,结束了西方公司垄断油价的历史。1975—1977年,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迪拜的石油业全部实现国有化,沙特接管了阿美公司全部股份。此外,欧佩克于1974年分别提高了矿区使用费率和石油税率,并于1975—1979年同步实行了石油大幅度减产及提高石油标价。由此,1973年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出现了两次能源危机。

产油国的崛起大大提高了相关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国家实力,逆转了近代以来中东地区的强国长期分布于地中海沿岸的格局<sup>①</sup>,尤其是沙特利用其庞大的石油美元财富和伊斯兰圣地守护者的地位扛起泛伊斯兰主义的大旗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建立了伊斯兰会议组织。

本阶段是冷战在中东的兴起和进入高潮的时期。西方集团内部经历了美国取代英法成为中东地区主导势力的过程,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展开了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的冷战。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各自直接建立了本地的军事组织(美英参与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它与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通过一些共同成员国相互联系,形成包围苏联的条约网)或利用了当地的国家集团(苏联与阿拉伯前线国家),展开了代理人战争(阿以战争),同时进行了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全方位渗透、控制。中东的主要国家都加入了对立的两大阵营:苏联影响下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巴解组织,某种程度上的也门;美国和西方影响下的土耳其、伊朗、以色列、沙特、约旦、海湾诸国、黎巴嫩,其中沙特、约旦、海湾诸国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大框架下与阿拉伯前线国家保持着一定联系。

70年代中后期中东格局发生重大转折。在政治上,1973年的十月战争后埃及逐步脱离了苏联阵营而成为亲美国国家,伊朗则通过1978年的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而建立了反美的伊斯兰共和国,导致美国在中东的“双柱”之一的伊朗的崩塌,但埃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损失。同时,自60年代开始,苏联与西方盟国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则有所改善,缓解了其南部边界的压力。

① 参见黄民兴:《浅析石油对现代中东经济的影响》,《阿拉伯世界》1996年第2期。

在经济上,70年代中东国家开启了具有自由主义特点的经济调整,标志着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结束。

#### 四、经济与政治转型时期(1979—2011)

本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两伊战争,由此本阶段是冷战达到高峰并走向终结和后冷战时期开启、地区矛盾凸显的时期,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冷战从高潮走向缓和。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扶持建立卡尔迈勒政权,标志着冷战进入了高潮。美国以卡特主义应对,向海湾地区增兵,而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通过“低烈度”战略支持阿富汗圣战者对抗苏联,使后者遭遇了重大挫折。同时,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了有关实现中东和平的戴维营协议,1979年两国建交,此举使阿以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埃及退出了对抗以色列的一方,叙利亚成为抗以阵营的领头羊。此后的阿以冲突主要发生于以色列与叙利亚和巴解之间,而巴以冲突进入了寻求政治解决的道路。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于1991年10月召开了马德里中东和会,启动了阿以的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1993年8月,巴以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双方于9月正式签署《奥斯陆协议》。但协议的执行遇到重重困难,尽管成立了巴勒斯坦自治机构,2000年阿克萨起义爆发后巴以和平基本上进入了死胡同,巴勒斯坦问题的地区影响持续下降。

其二,海湾地区取代巴勒斯坦成为中东的主要地区热点。1979年,萨达姆担任伊拉克总统,第二年发动两伊战争,从而启动了中东的另外一个热点——海湾,意味着中东形势更趋复杂。伊拉克在战争中得到了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1988年8月,两伊实现停火,但伊拉克与以色列的关系恶化,前者为摆脱财政危机于1990年发动入侵科威特的行动,与西方国家彻底翻脸,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被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打败。作为冷战后兴起的地区霸权,伊拉克由此遭受毁灭性打击,陷入了长期的国际制裁、民生艰辛和内部动荡,2003年再次遭遇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入侵,复兴党政权垮台,美国扶持下的什叶派取代逊尼派建立了多党制政权。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确立了“法学家”主导的政权,对外推动输出“伊斯兰革命”,挑战美国霸权和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国家、亲美国以色列,支持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的什叶派政府和组织,西方国家称之为“什叶派新月”,中东格局由此发生重大变化。

其三,伊斯兰主义的崛起。随着中东现代化的失误和阿拉伯国家对以战争的失败,从50年代开始,中东地区出现了针对本国政府和西方世俗主义思想和霸权外交的伊斯兰宗教—政治思潮和组织。1973年以后保守的中东产油国的崛起进一步为伊斯兰主义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动力。苏联入侵引起了阿富汗全民抵抗,进一步促成了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崛起,后者得到了一些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

冷战结束后,美国陷入了与世界伊斯兰主义的全面对抗。首先,海湾战争后美国在沙特的驻军引起了许多阿拉伯穆斯林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伊斯兰圣地的亵渎。因此,以本·拉丹领导的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加强了反美活动,美国指责其策划了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事件和2000年10月也门美军科尔号军舰爆炸事件。这似乎印证了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1996年,以极端的伊斯兰主义为特点的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北方联盟退居北方。由于塔利班收容了从事反美活动的“基地”组织,美国于1998年用导弹袭击了后者在阿营地。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随即发动阿富汗战争,一举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开始了阿富汗重建。此后,美国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伊拉克出现了广泛的反美武装斗争,其中包括什叶派的萨德尔派和逊尼派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

除了激进的伊斯兰主义,一些伊斯兰国家也出现了温和的伊斯兰组织。其中土耳其是一个代表。土耳其奉行伊斯兰主义的繁荣党于1996年成为中东第一个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伊斯兰政党,其所实施的内外政策也是务实的。2002年,具有宗教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开始执政,土耳其进入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发展阶段。

其四,中东国家推进政治改革和经济调整。70年代初,埃及等非产油国开始摸索经济和政治改革,向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的方向发展,在事实上放弃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政策。在土耳其,1980年的军人政变后,逐步还政于民,恢复了大选和多党政治。埃及的穆巴拉克政府释放了萨达特时期被捕的反对派人士,恢复了新华夫脱党等反对党的合法地位,开放言论自由,允许无党派人士参加选举。埃及、黎巴嫩和约旦允许一些政党和个人参加市政和议会选举;1992年,沙特颁布基本法,它和巴林均成立协商会议,科威特恢复了解散多年的国民会议。2000年,巴林宣布废除国家安全法,2001年授予妇女以选举权,并经全民公决通过国民宪章草案,规定在2004年建立君主立宪制,恢复1975年被解散的国民议会。卡塔尔于2003年通过宪法,授予妇女以选举权。科威特则于2005年授予妇女以选举权。2005年,埃及第一次通过直选选举总统,并允许多位候选人参选。

产油国开始了经济调整。其原因是1981年以后石油大幅度跌价,产油国因此采取了调整预算规模、实现经济多样化、鼓励私人投资、积极引进外资、推动经济开放和国际化经营、改革福利体系和金融体系、积极培养本国职工等措施,取得一定成效。非产油国也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

其五,中东区域合作出现新格局。阿拉伯国家于1981年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和阿拉伯合作委员会(1989年)。其中,海合会包括除两伊以外的海湾六国,均为产油国,主要以经济合作为主,政治合作为方向,成为中东地区发展最成熟的地区组织。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解体也促成了前苏联的中亚和高加索国家的独立,而上述国家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上与中东国家存在密切联系,从而为后者拓展外交关系开辟了空间。土耳其于1992年倡议成立黑海合作组织,参加的有俄罗斯、保加利亚等11个黑海沿岸国家。伊朗则发起了有里海沿岸国参加的里海经济区。1992年,由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接纳乌、塔、吉、土等中亚四国及阿塞拜疆和阿富汗为会员国。一些中东国家也加强了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如塞浦路斯于2004年加入欧盟,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于2005年启动。此外,1995年欧盟正式提出新地中海战略并付诸实施,其内容是支持南地中海国家的经济转轨,到2010年建立欧洲—地中海经济区。美国也于1993年提出中东大市场计划,2003年演变为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计划,以便与欧洲竞争。

其六,美国在中东的国家构建,开始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建立。根据奥斯陆协议,1994年7月,巴自治领导机构开始在加沙和杰里科行使权力。1996年1月,巴勒斯坦举行首次大选,阿拉法特当选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成为少有的阿拉伯国家通过全民选举当选的政府首脑。美国也参与了巴安全机构、国防大学的设置和运作,但其在巴勒斯坦重建方面的作用总体而言是间接的。但美国真正、全面地参与中东国家重建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包括它们的非政府组织)全面参与了这两国的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重建的全过程。<sup>①</sup>其中,伊拉克成为中东第一个联邦制国家,两国的宪法均是在美国顾问参与下制定的。

其七,冷战的结束使中东作为三大洲交通陆地枢纽的地位和战略价值重现。冷战结束后,苏联

<sup>①</sup> 有关阿富汗重建,参见黄民兴主编:《阿富汗问题的历史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有关中东和平进程和伊拉克重建,参见黄民兴:《中东历史与现状二十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第九和第十四讲。



解体,能源丰富的外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的独立建国使得联系它们与其他地区和海洋的中东重要性上升。其中,里海石油管线方案主要有五个,即南俄方案(北线方案)、里海底方案(中线方案)、北伊朗方案、中国方案<sup>①</sup>,另一条可能的对外通道是阿富汗。1995年4月,美国成立了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中情局在内的的工作小组,研究美国公司参与中亚油气开发的问题,同时反对向经过伊朗的输气管提供财政资助。由于阿富汗局势的动荡,途经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输油管计划胎死腹中,而从阿塞拜疆经格鲁吉亚到达土耳其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汗输油管于2005年正式开通,向欧洲国家供油;2004—2007年,上述三国完成了南高加索天然气管线(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管线)。

1979年苏联在阿富汗的突进遭遇失败,从此走上了国力持续衰落、最终解体的进程。试图在冷战结束后挑战西方霸权、建立地区霸权的伊拉克也遭受了失败,沦为国际社会的弃儿。美国则利用埃及脱离苏联、推进改革的过程加强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并在海湾战争后全面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推进阿以冲突的政治解决和中东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从而在与苏联争夺中东的斗争中获得压倒性优势。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崛起在亲美国家的阵营中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前者逐步构建了针对美国及亲美的中东国家的“什叶派新月”,反美的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更使美国在中东面临着新的挑战,乃至遭受了本土的恐怖袭击。

## 五、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2011—2022)

本阶段开始的标志是2011年阿拉伯剧变全面爆发,在动荡、分化和改组中,中东格局有了以下几个特征:其一是阿拉伯国家陷入全面动荡,并演变为持续高烧的三大地区热点。2010年12月,北非国家突尼斯的一个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迅速演变为大规模的民众示威,进而发展为推翻政府的行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很快波及22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成为阿拉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之一,即中东剧变,西方称之为“阿拉伯之春”。<sup>②</sup>到2012年6月,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4国实现了政权更迭,不过运动很快在多数国家结束,但叙利亚—伊拉克地区卷入了持续的血腥内战,利比亚和也门也先后陷入动荡。

其二是温和伊斯兰势力的全面崛起及各国激烈的政治博弈。中东剧变后,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政党很快就从运动开始的沉默转为积极参政,在埃及、摩洛哥、科威特、约旦等国家,它们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一些国家还新建了较为保守的萨拉菲派政党。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后的过渡时期建立了由三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而作为第一大执政党的是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2012年6月,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赢得埃及总统选举,至此“阿拉伯之春”演变为“伊斯兰之春”,宗教议题成为各国议会讨论的重要事项。然而风云骤变。在埃及,总统穆尔西于2013年7月3日被军方废黜,传统的世俗政治势力最终结束了穆斯林兄弟会的统治。在突尼斯,世俗主义的各党派联合要求现政府下台并解散议会,复兴运动领导的政府被迫于2014年1月辞职。因此,与伊朗和土耳其不同,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政党掌权的尝试仅仅是昙花一现。

其三是极端伊斯兰势力从扩张走向衰落。2013年4月,原“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支宣布成立“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即后来的“伊斯兰国”(IS)。2014年6月,巴格达迪宣布在伊

① 杨恕、汪金国:《反恐战争前后的阿富汗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② 参见黄民兴:《再论2010年中东剧变的历史背景、特征和影响》,《中东研究》2019年第2期。

拉克和叙利亚建立“哈里发国”,其控制地域迅速扩大,而“伊斯兰国”更是在两国攻城略地,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军队的政治实体,严重威胁到两国政府的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伊斯兰国”的影响扩展到北非、南亚、东南亚和高加索地区,从而震惊了整个世界。在也门等地,基地组织也乘机积极活动,扩大势力。然而,在俄、美等国际力量的打击下,“伊斯兰国”最终走向衰落。2017年10月,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在美国支持下完全夺取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同年11月,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被完全剿灭。

其四是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的动荡加剧,在中东形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地区联盟的对决。叙利亚和也门处于持续的內战中,在叙利亚是政府军对决反对派,而政府一方得到黎巴嫩真主党、伊朗特种部队和也门胡塞什叶派武装等什叶派地区力量的援助,以及俄罗斯、伊拉克的外部支持;反对派一方参战力量包括“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武装组织和库尔德武装,并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土耳其、海湾国家的外部支持。也门是什叶派的胡塞武装与前总统萨利赫的部队对决总统哈迪的部队,前者得到伊朗支持,后者则得到沙特、埃及、卡塔尔和美国支持。中东因此正式形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集团公开对抗的局面。此外,伊拉克北部和中部受到“伊斯兰国”崛起的猛烈冲击,而利比亚在卡扎菲总统被推翻后同样陷入了持续的动荡,两大派势力相互对抗,西方国家、俄罗斯、土耳其、阿联酋卷入了该国的冲突。

其五是阿拉伯国家与阿拉伯国家在中东的地区影响此消彼长。在中东剧变期间,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干预不断升级;其中土耳其极力支持埃及的穆兄会和叙利亚反对派,出兵打击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而以色列则反复对叙利亚目标及所谓的伊朗在叙利亚的设施、军火进行军事打击。其结果是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动荡不断,其地区影响明显下降,传统上作为阿拉伯国家领头羊的埃及自顾不暇,海湾国家的影响扩大,而整体上看非阿拉伯国家的地区影响上升。

其六是库尔德等少数民族的地区影响扩大。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积极参加了反政府运动。在利比亚,当地的柏柏尔人大规模地参与运动,以致有人称其为“柏柏尔人之春”。伊拉克、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剧变中发挥了重大的地缘政治作用。伊拉克北方的库尔德地区计划举行独立公投,只是因“伊斯兰国”崛起而暂时放弃了这一设想。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开始建立武装,并首次实现了自治,而伊、叙两国的库尔德武装成为反对“伊斯兰国”的主要力量之一。而且,伊拉克、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得到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从而对地区局势产生微妙影响。

其七是中东动荡的地区外溢效应加剧。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的动荡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强烈冲击。大批叙利亚难民进入土耳其、约旦、黎巴嫩,并经由这些国家流入欧洲。利比亚的武器、伊斯兰组织和原先为卡扎菲政权服务的一些非洲人返回所在国,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动荡,如马里。同时,动荡的利比亚也成为向欧洲输出难民的重要跳板。来自中东的恐怖主义也成为欧洲的新麻烦。难民潮和恐怖主义加剧了本来就不稳定的欧盟内部的动荡,促进了欧洲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和英国的脱欧。

其八是美西方与俄罗斯在中东展开激烈博弈。中东剧变开始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分别开始大力干预热点国家的局势,努力施加影响。欧盟和美国积极推翻了利比亚的卡扎菲,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对抗巴沙尔,美国也派遣军队乘机进入叙利亚、重返伊拉克,并支持沙特干预也门政局。此外,美国还组建联盟对“伊斯兰国”进行空中打击。俄罗斯则大力支持巴沙尔,并直接出动海空力量发动对“伊斯兰国”和反对派的打击。美俄还围绕着叙利亚化武与和谈问题开展博弈。

外部势力的干预导致其在中东的博弈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首先,美国的传统盟国对美出现疏离。由于美国的能源实现了自给并开始出口,对中东油气的依赖下降,甚至双方在国际市场上出现

竞争,而奥巴马推动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撤军进一步引发了沙特等亲美产油国的不满。美国“撤出中东”的政策还表现在前者在应对中东乱局时有意让欧盟打头阵。同时,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十分冷淡,时常抨击后者的定居点政策。另外,2015年4月,欧洲国家和美国与伊朗就伊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这更加剧了沙特、以色列与美国的矛盾,从而促成了海合会国家和以色列“自力更生”和“向东看”的政策出台;2021年美国 and 北约匆忙撤出阿富汗更使其在中东声誉扫地。相比于美国,俄罗斯却积极介入中东局势,把中东作为俄美全球博弈的重要棋子,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成为俄罗斯发挥上述作用的重要对象,沙特和欧佩克也与俄罗斯就石油生产问题达成了合作。拜登上台以来,拉拢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建立中东四边机制,试图加强对中东局势的控制,但难有成效。

其九是中东在美国势力逐步退出的背景下形成地区新格局。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积极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海湾国家实现和平,联手对付伊朗。阿联酋和巴林于2020年9月与以色列签署历史性的和解文件《亚伯拉罕协议》,巴勒斯坦因此受到孤立,同时以海湾国家为代表,包括埃及和约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地区影响也随之开始扩大。俄乌战争爆发后,油气资源价格暴涨,供应紧缺,沙特等阿拉伯传统产油国的国际地位也进一步巩固,缓解了因为国际上对碳排放的重视而受到的冲击。同时,随着美国的全球战略更加重视印太地区和遏制中国、对中东的重视程度下降,中东出现地区国家自行调整对外战略的趋势,即以色列与海湾国家联合遏制伊朗,而海湾国家开始同步改善与伊朗关系,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协调,在石油生产和油价方面脱离与美国的战略一致,在中美对立中拒绝站队;土耳其也在能源、军事装备和对外战略方面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

本阶段是二战后中东民族国家、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全面独立后现代化发展的各种问题大爆发的时期,包括政治民主的长期缺失、经济发展的迟缓、社会矛盾的积累等。其间,多数国家通过各种综合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少数国家则经历了政权更迭,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甚至发生了内战。然而,整体来看,经历了如此动荡的阿拉伯国家在体制方面开展的变革并不明显,揭示了上述国家制度上的保守性。<sup>①</sup>与此同时,中东地区格局也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动,尤其是美国地区影响的下降。因此,中东地区正处于大调整的时期,这一时期可能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 六、20 世纪以来中东地区格局变化的基本特征

综上所述,20 世纪以来中东地区格局变化具有如下特征:随着一战后帝国体系的崩溃和哈里发制度的解体,中东丧失了近代全球政治的主要玩家之一的地位。纵观东亚、南亚、西亚即亚洲大陆的三大板块,近代存在过基于三大文明的三大帝国,即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和中华帝国,最终后两大帝国成功地转变为近代民族国家,尽管中国失去了部分领土,莫卧儿帝国则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最终一分为三,但印度仍然保留了莫卧儿帝国的大片领土;进入 21 世纪,印度与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但是,奥斯曼帝国完全崩溃,其地缘政治意义极为重大,取而代之的是欧洲殖民主义确立的脆弱的“赛克斯—皮科”体系。中东自古以来就是全球政治的主要玩家之一,此后永久失去了这一地位,沦落为现代全球大国争夺的对象。尽管有关国家的独立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国际地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分裂和动荡成为中东地区的重要特征。如果说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是中东物质层面对世界影响的下降,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则从精神上进一步削弱了中东对世界的影

<sup>①</sup> 黄民兴:《再论 2010 年中东剧变的历史背景、特征和影响》,《中东研究》2019 年第 2 期。

响,无论这种影响可能采取什么形式。

一战后中东的地区格局日益碎片化。20世纪初,在中东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主要是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其他地区或者是英国的保护国(海湾地区)和半殖民地(阿富汗)、殖民地(亚丁),或者是不存在国家的内志。地区格局碎片化的主要原因是地区国家的独立、各国资源禀赋的巨大差距和由此而来的综合国力的增长高度不平衡及各国奉行的政策。随着各国的独立,中东出现了18个主权国家和地区,多数国家的版图和人口有限,即使是国土面积较大的沙特,其人口也不多。但独立后一向落后的阿拉伯半岛国家因为开发石油而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增长迅猛,经济、国防力量等硬实力快速增长,并通过与西方国家的联盟加强了自身实力(包括为它们提供基地);它们的软实力也有大幅度加强,如金融业、对外援助、文化体育、媒体、地区外交等。20世纪初,中东的强国只有奥斯曼帝国、波斯和英国控制下的埃及;50—60年代,主要强国有土耳其、伊朗、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以色列;70年代后,产油国阿联酋、卡塔尔也先后成为有影响力的地区国家。由此,像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这样幅员狭小、人口稀少的国家因为其油气资源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某种程度上在中东以外也是如此,如中东剧变期间阿联酋的空军甚至参与了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此外,由于民族国家构建方面面临的种种问题,一些中东国家出现了国内局势的长期动荡甚至国家解构,如黎巴嫩、阿富汗、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其国内建立了基于族群、教派、政党,同时得到外部势力支持的稳定的各色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中东的政治碎片化状况。

中东丰富的油气资源对中东地区格局及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这样说,20世纪初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使中东产油国开始获得一种关键的经济资源和战略资源,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本地区曾经拥有的能够影响世界局势的大帝国和哈里发的地位。当然,这种影响是逐步形成的,因为早期的油气资源均掌握在西方石油大公司手中,它们通过在中东产油国的石油租借权、对石油生产、油价和石油运输的控制牢牢地掌握了对石油资源的主导权。西方国家由此不但实现了本国以油气资源代替煤炭的新一代能源更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从对中东油气的掌控中攫取了丰厚的利润。1973年以后,中东产油国夺回了石油资源主权,价格迅速上涨的油气资源带来大量收入,从而刺激了国家的现代化,产油国摆脱了社会经济的落后局面,一跃成为本地区的经济发达国家。沙特等保守的君主制国家利用石油收入举起了泛伊斯兰主义大旗成功地对抗阿拉伯激进国家的民族主义,迫使后者让步,并依靠对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援助影响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在国际上,1973年以后沙特与美国就中东石油交易使用美元达成协议,从而为脱离金本位的美元巩固其国际货币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并通过油价战助力美国遏制同样依赖石油出口的苏联。

中东的泛民族主义对地区和亚洲大陆的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前文论及的一战后中东地区格局的碎片化是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但传统上中东有多种泛民族主义,即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合称“三泛”)。这三种泛民族主义其实都与中东历史上的帝国存在密切关联<sup>①</sup>,其中,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与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教的“乌玛”概念有关,泛突厥主义则是奥斯曼帝国大力推广的意识形态。虽然它们未能促成其梦想的统一国家的建立,但依然对当代的地区格局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二战后,在泛阿拉伯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阿拉伯国家联盟,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建立与泛伊斯兰主义有关(国内有学者称其为“新泛伊斯兰主义”)。同样,土耳其在冷战结束后积极向操突厥语的南高加索国家和中亚国家扩张,此即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政策。而且,历史上的波斯帝国曾经统治过新月地带,而阿富汗和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塔吉克斯

① 参见黄民兴:《“帝国”概念与中东问题研究》,《史学集刊》2020年第5期。

坦均属于波斯语国家,因此不难理解,伊朗自冷战结束以来大力向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以及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的什叶派政权(叙利亚、伊拉克)和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进行渗透。

中东的社会发展特点影响了本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和地区格局。<sup>①</sup> 中东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辉煌的文明。但中东同时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是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的典型地区,直到近代为止、来自中亚和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的反复入侵造成了部落社会在本地区的长期延续和广泛影响,而部落社会的特点是中古以后中东文明发展长期迟滞和暴力活动频发的重要原因。其结果是中东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受阻,无论是非产油国还是产油国都是如此。其表现之一是古老的教派冲突始终存在,甚至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情况进一步恶化,如当前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的逊尼派、什叶派教派冲突以及地区两大教派联盟的对立。这与其他发展中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2017 年全球“和平指数”最差的国家是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南苏丹和也门,均分布在大中东地区。<sup>②</sup>

中东错失了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机遇,多数国家的经济面临着各种问题。除了以色列和土耳其,其他中东国家的经济都面临着各种问题。非产油国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合理的产业和经济体系,深受失业、贫富分化等问题的困扰,这是中东剧变爆发的重要原因。产油国(尤其是沙特这样的产油大国)依然在整体上依赖石油及其产品(油品和石化产品)以及来自这些产品的石油美元和由此而来的金融产业,还有外国技术人员和劳工,从而面临着世界油价波动的不确定因素;产油国提出产业多元化和人力资源本土化已经有几十年,但成效甚微,只有迪拜、巴林等小的酋长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当前,不依赖化石能源的新能源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美国成为油气出口大国的现实对未来国际市场的油价和油气资源的前景构成严重挑战。未来主要阿拉伯产油国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存在着一系列不确定因素。

中东国家之间矛盾重重并产生严重影响。这些矛盾涉及领土、意识形态、民族、家族、教派、领导人的个人恩怨、经济差距等等。其结果,首先是中东成为二战后世界有限战争爆发最为频繁的地区。这些战争包括阿以之间的四次中东战争、黎巴嫩内战、黎巴嫩战争、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阿富汗抗苏战争、阿富汗内战、美国的阿富汗战争、两次也门内战、叙利亚内战、海合会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等,此外塞浦路斯爆发了希土两族冲突,这些战争和冲突对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其次是中东国家难以像欧洲、东南亚那样形成有凝聚力的地区组织。阿盟内部矛盾重重,土耳其与伊朗同样关系不睦,阿拉伯国家仇视伊朗,海合会于 2017 年因卡塔尔而公开分裂。最后,由于中东剧变引起剧烈动荡,叙利亚、也门先后陷入长期而血腥的内战,“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建立并向叙利亚扩张,叙利亚和库尔德人开始谋求内部自治和独立,以“赛克斯—皮科”体系为标志的现代中东国家体系一度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当代中东再未出现实力雄厚的稳定的核心国家。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分析了当代的有关情况,指出此后伊斯兰世界再也没有出现有足够力量和足够的宗教、文化合法性的国家胜任核心国家的角色,并得到其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的认可。他认为具有潜力的 6 个国家即印度尼西亚、埃及、沙特、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它们

① 参见黄民兴:《试析中东现代化的特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

② “Global Peace Index 2017,”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June 2017, click time: 2017-12-19, <http://visionofhumanity.org/app/uploads/2017/06/GPI17-Report.pdf>.

都有各自的问题。<sup>①</sup>因此,当代的伊斯兰世界“正在强化共同意识,但迄今为止只形成了一个初级的共同政治结构”。<sup>②</sup>从本文的分析来看,情况确实如此。由于缺乏有影响力的阿拉伯国家,阿盟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包括了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同样是行动能力不足。

三大一神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对中东格局保持了持续的影响力。伊斯兰教为两世兼重的宗教,有干预政治的传统。尽管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一些中东国家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但三大一神教依然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20世纪初,具有复古倾向的瓦哈比派与沙特家族联手在阿拉伯半岛建立了沙特王国。此后,随着中东国家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伊斯兰运动的领导者由传统上的宗教阶层乌里玛和苏菲派过渡到有文化的现代伊斯兰知识分子,并采用了现代的组织和活动方式,主要的活动地域也由农村发展到城市。以1928年成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标志,现代伊斯兰组织纷纷出现于许多中东国家,其中一些激进组织对世俗的统治阶层和西方国家构成威胁,并影响到地区格局。如1978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把伊朗从一个亲美国国家改变成反美国国家及对逊尼派邻国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政权,对美国的中东联盟构成沉重打击。此后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也对西方在中东的势力及其盟友给予削弱,并影响到周边的中亚、南亚和北非国家的国内形势。中东的另一种一神教犹太教则为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和占领阿拉伯邻国的领土提供了合法性。基督教的情况分为两种:其一是有关国家的基督教信徒构成单独的族群,与国内的穆斯林主体发生矛盾,如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伊拉克的亚述人等;其二是同一族群内部的不同信众,如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基督徒,他们与阿拉伯穆斯林共同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并担任了巴解多个组织的领导人;黎巴嫩的天主教马龙派则与穆斯林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对抗,使黎巴嫩陷入了长期的内战。<sup>③</sup>

中东难以形成稳定的、具有影响力的、囊括整个地区的区域组织。二战结束后一直没有形成这样的组织。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中东构建民族国家的主体族群之间的深刻矛盾。具体而言,中东可以分为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两大族群,后者主要分布在中东北部,包括了土耳其人、波斯人、普什图人(阿富汗的主体族群)、犹太人等,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他们与南部的阿拉伯人存在着种种矛盾。而且,二战后由非阿拉伯国家组成的北层集团更加亲美而反苏(除阿富汗外),因而追随英美建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南方的阿拉伯国家无意加入该组织,相反以埃及和沙特为核心形成了反对巴格达条约组织及以色列的阿拉伯集团。阿拉伯国家内部又划分为东地中海沿岸的共和制国家和海湾地区的君主制国家两大集团,但共和制国家内部依然矛盾重重,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建立起长期存在的稳定集团。海湾国家虽然在两伊战争爆发后的1981年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其成为本地区最成熟的区域组织,但其内部沙特与其他成员国的巨大的实力差距和其他分歧仍然导致其高度的脆弱性,2017年沙特、埃及、阿联酋、巴林四国同卡塔尔的断交实际上意味着该组织陷入了瘫痪状态<sup>④</sup>,虽然2021年后双方已经恢复了正常关系,但裂痕将长期存在。由此出现的一个怪现象,就是本文提到的地区国家争先恐后加入或申请加入周边的地区组织,甚至直接与周边国家建立地区组织。

中东成为世界上反西方情绪最为强烈的地区。如果说,世界其他地区的反西方情结(如俄罗斯)主要表现在政治、地缘方面,那么中东的反西方情结既有政治又有文化方面。事实上,伊斯兰教与基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第193—195页。

②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67页。

③ 参见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5—147页。

④ 20世纪60年代末卡塔尔与原特鲁西尔地区各酋长国讨论建国时,最初的方案是9个酋长国联合建立一个联邦,但卡塔尔(和巴林)最终退出了拟议中的联邦(阿联酋)。可见矛盾从一开始已经存在。

基督教均属于“亚伯拉罕系宗教”，<sup>①</sup>但宗教的同源性和历史上中东伊斯兰国家与毗邻的欧洲基督教国家长期反复的激烈冲突<sup>②</sup>导致双方的冲突在二战后从隐性走向显性，后冷战时期西方主要针对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组织的反恐战争成为其突出例证。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战后美国在中东的形象从民族自决的倡导者、民主自由的捍卫者、殖民主义的反对者逐渐沦落为二战后以色列的守护神、中东独裁者的捍卫者、肆意发动战争的好战者、虐囚和酷刑的实施者、贬低伊斯兰文化的国度，即使在美国的盟国如沙特、约旦，也有大批民众持强烈的反美情绪。

中东从不同层面对外部世界维持着重大影响。经济上，中东是世界能源的主要供应者之一，也是影响世界油价、美元地位和海外投资的重要地区。在国际关系方面，中东的伊斯兰国家政府和民间组织对本地区和其他地区涉及伊斯兰的问题十分敏感，并积极干预，包括阿富汗、伊拉克、波黑、俄罗斯的车臣、中国新疆等，中东的极端主义也影响到南亚、东南亚、中亚、东亚、非洲等地区。中东的移民、难民影响到欧洲的人口结构、社会和政治稳定。因此，中东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本地区的问题，它深刻地影响到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20 世纪以来，影响中东地区的外部势力经历了重大变化。20 世纪初，对中东影响最大的均为欧洲国家，主要是英、法、俄、德、奥匈五国，它们最终形成了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并展开厮杀。一战后，英、法、苏三国成为对中东影响最大的国家，其中英、法建立了委任统治，而苏联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德、意、美、日则积极向中东展开渗透，削弱上述国家的影响，最终形成了英、美、苏反法西斯同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对抗。二战后，以美苏牵头的集团对抗为特征的冷战主导了中东地区，这种对抗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而且，美国在中东建立的军事联盟巴格达条约组织通过两个共同成员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分别与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相融合，形成了对以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完整的弧形欧亚大陆包围圈，显示出以美英日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海权国家利用中东作为沿海地带的特点对以苏联东欧为代表的陆权国家的围堵战略。

总之，从世界范围看，20 世纪以来中东格局的变化是非常独特的，上述变化对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和国际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郭丹彤）

① 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序。

② 关于十字军东侵对阿拉伯人造成的伤害，参见法籍黎巴嫩裔学者阿敏·马洛夫：《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彭广恺译，北京：河中文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04 年，第 XIII 页。

British colonialists took advantage of the caste differentiation in India and used colonial medicine as a carrier to promote colonial hegemony rather than a tool to serve Indian society.

### **The Rejection of Early Japa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Response (1885—1908)**

Shi Hui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society follow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a wave of overseas immigration occurred among its citizens,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which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uccessive immigration of Japanes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western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ainly California, began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and reject Japanese immigrants. Using the same rhetoric that had been used to exclude Chinese immigrants, they started a wave of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and violent anti-Japanese rhetoric and actions occurred. The exclusionists demanded that Congress pass anti-Japanese legislation similar to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in order to prohibit Japanese immigrants from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unlike the weak Qing Government, Japan had already become a new empire and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world power through its victories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The U. S. federal government persuaded Japan to prohibit labor immigration by banning the issuance of passports to laborers, in order to take into account Japan's dignity and not to anger Japan too much. The result was the Gentlemen's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1907.

### **A New Analysis of the Centennial Changes in the Regional Patter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Huang Minxing

The changes in the regional pattern of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00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the first one i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egional order from 1900 to 1920; the second one i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lonial order of Europe and the overall formation of the nation state system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1920 to 1947; the third one is the Cold War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1947 to 1979; the fourth one is the period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1979 to 2011; the fifth one is the period of great turbulence, division, and restructuring from 2011 to 2022.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hanges in the regional pattern of the Middle East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imperial syste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aliphate system after World War I, the Middle East has lost its position as one of the main players in modern global politics; after World War I, the regional pattern of the Middle East was further fragmentation; the rich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oth the pattern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orld; the pan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oth the regional pattern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sian continent; the soci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ddle East have influence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regional pattern of the region; the Middle East has missed the opportunity for world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ost economies of the region are facing various problems; there are numerous conflicts among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with serious regional impacts; there has never been a strong and stable core country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the three major monotheistic religions, especially Islam, have maintained a sustained influence on the Middle East landscape; the Middle East has become the region with the strongest anti-Western sentiment in the world; the Middle East maintain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external world from different level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external forces that influence the Middle East region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 **Aliyah Movement of Yemeni Jews: Evolution and Motivation**

Yang Yulong

Yemeni Jews are a Jewish community that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2,600 years. They left Yemen during the Aliyah move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Jewish society of Palestine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established in 1948.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Aliyah movement of Yemeni Jew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The motives of the Aliyah movement of Yemeni Jews are multidimensional; the awakening and turning of the concept of the Jewish stat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Zionism is the main source of identity; the survival dilemma caused by the deterioration of inter-ethn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Arabs and Jews is the real motivation of the Aliyah movement; the religious driv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ssianic ideas provided the power for the early Aliyah movement; The population immigration strategy promoted by the Palestinian Yishuv and the Israeli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Jewish Organization, provided immigration receiving countries, external assistance and material condi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liyah movement. It is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these multi-dimensional motivations that Yemeni Jews returned to their "homeland" through the Aliyah movement and tried to integrate into Israel's multicultural society. However, under the "melting pot" environment, they faced social integration, identity adjustment and other ethnic equalization challenge.